

【书者说】

以图证史 以史释图

走近抗战时期的那些漫画

张晔华



《漫画里的抗战》一书内页。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一重大历史节点，回顾那段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们不仅可以依靠文字，也应重视图像的力量。《漫画里的抗战》一书，正是孔祥宇教授和我以漫画史料为窗，向读者生动讲述抗战历史的一次尝试。该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从策划到成书历时4年，其背后既体现出个人的学术追寻，也反映了对党史学习的持续关注。

我最初接触到抗战漫画，源于2016年跟随孔祥宇教授攻读硕士期间。当时，孔教授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抗战漫画研究（1931年—1945年）”，我因此得以熟悉一些近现代漫画史料。其中，一张抗战时期重庆儿童聚精会神看漫画的照片，深深震撼了我。在那个物资匮乏、信息闭塞的年代，漫画竟有如此强大的传播力和感染力，成为动员群众、宣传抗战的重要媒介。从那时起，我决心将抗战漫画作为研究方向，并在后续的博士阶段继续聚焦漫画与抗战宣传之间的联系。2021年，在北大攻读博士的我，蒙孔祥宇教授信任，受邀与他合作编写《漫画里的抗战》这本书，我自己的学术研究得以进一步付诸实践。

抗战漫画是抗战时期中国军

民开展文化抗战的重要载体之一，并非只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文化武器。抗战时期形成了数量庞大的漫画家群体，开展了颇具战斗力的“漫画战”。在民众识字率不高的时代背景下，漫画以其浅显易懂、诙谐犀利的特点，成为跨越阶层和年龄的沟通工具。上至花甲老人，下至低龄儿童，都能看懂直观生动的漫画，从中受到鼓舞、学到知识，理解战争残酷、感知民族命运。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现实，我们萌生了将散见于报刊、档案和民间的抗战漫画加以整理编选，推荐给新时代读者的想法，希望今天的读者，尤其是年轻人，借助漫画这一独特视角，重回历史现场，感受那段全民抗战的峥嵘岁月。

《漫画里的抗战》在内容编排上以时间为主线，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从海量抗战漫画中精选出近200幅代表性作品。它们或控诉日军暴行，或歌颂军民英勇，或讽刺投降妥协，以极强的视觉张力还原了抗战的不同侧面。每一幅漫画都不只是艺术品，更是一段历史的注脚，一个时代的呼声。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一些困难：一是漫画的搜集、筛选与分类，二是写作上学术性与通俗性的平衡。虽然书中只囊括了不到200幅漫画，但我们搜集挑选过的

可能超过2000幅。这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为了尽可能搜集全面，我们不仅利用各类数据库和已有漫画汇编图书，还多次前往博物馆、档案馆和研究机构等实地考察。孔祥宇教授常说：“至少我们来过，知道没有我们需要的抗战漫画作品，这也是一种收获！”这句话始终激励着我，寻找史料的过程本身就具有价值，我学会了在不确定中坚持、在琐碎中积累，不再纠结每次是否必然能找到漫画作品，而是专注于“搜集”。

写作方面，我们注重史实准确与叙事流畅的统一。书中相关史实的论述，每一幅漫画的解读，都建立在严谨的学术研究基础上，参考了权威党史著作、资料选编和档案汇编，以及其他研究成果。同时，为贴近大众阅读习惯，尽量避免使用生涩的学术术语，力求以清晰易懂的语言传达历史信息，贴近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的知识储备水平与接受度。书稿历经多次修改和润色，完成备案审批程序后，终于得以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付梓，与广大读者见面。

作为一部以图像为中心的历史读物，《漫画里的抗战》不仅是对那段历史的再现，更是一种历史叙述方法的实践。我们试图通过“以图证史、以史释图”的方式，让抗战漫画成为读者理解抗战历史的桥梁与媒介。这些看似轻巧的画面，实则承载了一个民族的苦难与坚韧，也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最后，我想借《三毛流浪记》中的一句话传递我们创作此书的初衷：“你幸福的每一天，是三毛最渴望拥有的；当你从幸福中一路走来，不应忘记三毛的苦痛和期盼。”抗战期间那些无名和有名的漫画家，执笔为刀、以画为史，在黑暗中点亮一盏盏精神的灯塔。希望这本书也能帮助今天的读者，尤其是青少年，不仅记住历史，更理解历史，不仅回望过去，更珍惜当下、共创未来。

（作者系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漫画里的抗战》作者）

【有所得】

诗心何止驻东山

——丁建荣《心有东山结》诗集的情怀与守望

彭崇谷

在当代中华诗词创作的璀璨星河中，丁建荣大校的《心有东山结》诗集，以其鲜明的“东山情结”闪耀着光芒。

这位国防科技大学原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政委，在退休后的十余年间，笔耕不辍，创作诗词近千首，其中以其母校湘乡东山学校——少年毛泽东母校为主题的诗词就达200余首。这些诗作绝非简单的数量累积，而是一位学子对精神原乡深情回望，一位文化守望者对教育本质的诗性思考。

丁建荣的东山诗词创作，首先体现为一种深沉的家国情怀。其代表作《七律·重走少年毛泽东求学路》写道：“东山立志卷蛙诗，勇毅前行向一师。寒雨湘江风卷絮，雾霭岳麓雪摧枝。百年屈辱追天梦，千古豪情动地词。重走伟人求学路，中华崛起正当时。”这首诗以毛泽东少年时期的《咏蛙诗》为起点，勾勒出一代伟人从东山到一师，从湘江风雨到岳麓霜雪的求索历程。诗中“百年屈辱”“千古豪情”的宏大叙事，既是对历史的溯源，也是对当下的呼应。末句“中华崛起正当时”，既是对伟人精神的礼赞，更是对民族复兴的深情期许。

这种家国情怀在丁建荣的诗词中并非空洞的口号。他为同一所学校创作200余首诗，这一创作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自觉。东山学校不仅培养了毛泽东，还孕育了无数为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作出贡献的栋梁之才。他以诗为史，以史为诗，让东山成为一座精神丰碑。

深入品读丁建荣的东山诗词，我们可以感受到三重相互交融的情感维度：其一，是对物理空间的诗意栖居。在《七绝·东山学校桂花》中，“八月东山桂子稠，清香缕缕沁心头”的朴素描写，既是对校园实景的刻画，更是跨越数十年的感官记忆。诗人通过“桂香”这一意象，将读者带入东山校园的时空隧道，让记忆中的一草

一木重新焕发生机。其二，是对师生情谊的永恒镌刻。《水调歌头·东山学校同学聚会》中“四十春秋如逝水，今朝重聚话沧桑”的感慨，不仅是对同窗之谊的珍视，也是对青春岁月的致敬。丁建荣笔下的师生情、同窗谊，超越了个人情感的范畴，成为一代人共同的精神印记。其三，是对精神传统的当代传承。《七律·回母校东山学校》中“百年学府气恢宏，书院深深翰墨浓”的描绘，既呈现了东山学校的建筑风貌，也是对其文化底蕴的礼赞。诗人通过“书院”“翰墨”等意象，将东山精神与湖湘文化紧密联结，让一所学校的传统升华为一种文化基因。

东山学校作为百年名校，其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培养了毛泽东这样的历史伟人，更在于它浓缩了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发展轨迹。在《七绝·赞东山学校教师》中，“三尺讲台传道义，一支粉笔写春秋”的朴素表达，是对教师群体的致敬、对教育初心的坚守；《鹧鸪天·东山学校校庆》中“百年薪火相传久，代有英才出此门”的概括，是对其办学成就的总结，更是对教育规律的深刻洞察；《七律·东山学校劝学》中“青春莫负好时光，书海遨游当自强”的谆谆教诲，延续了《论语》“学而时习之”的传统，又赋予其新时代的內涵。

《心有东山结》的独特价值，还在于它展现了旧体诗词在当代的蓬勃生命力。丁建荣的创作实践证明：传统形式可以承载现代思想。他的诗词严格遵循格律，而内容却紧扣时代脉搏；他的“东山情结”看似个人化，实则唤起了无数人对母校、对青春共同的情感。地域题材可以升华为文化符号，让他“东山”从一所学校变成了一个文化意象。

丁建荣以诗为证，告诉读者：诗心何止驻东山？它更驻在每一位读者的心中，驻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驻在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地传承中。

百年文学与“后文学时代”

张柠

陈晓明教授最新学术专著《现代的形成与拓路》（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4年版），核心论题是“百年中国文学对当代中国精神文化建构的积极作用及其未来走向”。该书以现代白话汉语文学百年演变史为经，以“百年文学”创造的新美学和新思想对当代文化建设的贡献为纬，编织成一幅文学史和观念史并置的思想图案。

全书就6个与“核心论题”相关的问题面向——传统面向、世界性面向、大众化面向、伦理面向、民间面向、新媒体面向——展开了深入而详尽的论述。内容涉及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生产、传播、接受中的文化建构和精神价值创新诸多方面，是一部体大思周的皇皇巨著，理论家与文评家两种思维风格兼具，视野开阔多元，思虑稳中求变，实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又一重大成果。

该书中的6个问题面向，也是结构全书的六大单元，每个单元6章，共36章；大处着眼，细处入手，大有“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之风度。

第一个面向，是“传统的克服、改造、超越”问题。历史悠久是长处，但也有短处，在庞大物般的传统文化面前，“个体”变得渺小。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吹响反封建“文学革命”号角，倡导建立启蒙的、人民的、白话的、现代美学的、批判性继承的现代中国文学。第二个面向，是“百年中国文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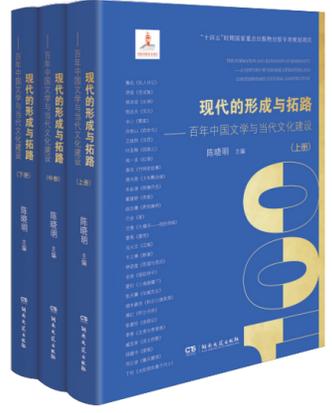
世界性问题”。百年中国文学，成了“世界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面对世界先进的文学观和美学观，通过翻译、借鉴、传播、教育等路径，我们走出了一条兼具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独创性道路。

第三个面向到第五个面向，是“人民性、民间性、新伦理问题”。这三个概念是有机统一体。“人民性”是百年中国文学的又一内在精神主线。从“五四”启蒙文学的“国民文学”“人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到延安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再到新中国的“新现实主义”和“二为方向”，都是百年文学“人民性”的体现。而“人民性”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文学表现形式对“民间性”的必然要求，它反映在北大的“歌谣研究会”，延安的“秧歌运动”，20世纪50年代的“新民歌运动”，乃至网络时代“新类型文学”的兴起等一系列文学实践中。百年文学的历史，因此也是体现文学与人民和民间血肉相连的历史。

最令人瞩目的是第六个面向，亦即“新媒体”面向，或者按照陈晓明的学术创造，称之为“后文明”叙事中的“后文学时代”面向。这是一个全新的文学现象，也是一个全新的理论论域。如何在“复数文明论”的前提下，重新面对多样化的“文明”“文化”“文学”？这是中国问题，也是世界问题。

陈晓明认为，所谓的后文明，“就是一种不再以人类为主体和主导的文明，它被更强大的、超出人类掌控力的科技超能力量所支配，它以完全不可知不可控的方式演进，其目标和目的也超乎人类的伦理价值界限”。与这种“后文明”相应的“后文学”，是一种不以“语言”为最高生存条件的图像和影像、网络的数字化生产、类型文学（科幻、奇幻、玄幻），“爽感爽点”的文学，从而导致文学与阅读关系的深刻变革。陈晓明预言，“世界文学终将进一步进入另一个时代。这个世代的文学与电子科技文明结合在一起”。在“后文学”世代面前，传统的美学概念、文学标准、生产传播接受模式，都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研究者和评价者面临巨大的挑战。

《现代的形成与拓路》细致入微地论述了百年中国文学的思想观念和审美形态演变史，为读者了解当代文化如何建构提供了诸多思想观念和审美形态的参考。但读者要完全把握其精神实质，还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香闲情】

南宋诗人陆游诗云：“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湖南历来是盛产诗歌的沃土，诗歌滋养着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而湖湘文化最亮的底色是浓厚的家国情怀。

春歌（本名洪孟春）就是这样一位具有家国情怀的诗人。他曾在大西北从军12年，转业后做公务员，又在雪域高原援藏3年，再次回归城市。丰富的人生履历，提升了他的认知境界，成了他诗歌的富矿。从高原放歌《时光证词》的深情回响，到城市行吟系列的烟火哲思，春歌佳作频出，他用诗句丈量着生命的海拔与文明的褶皱，淬炼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

春歌的诗歌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高原放歌期和城市行吟期。

从小受湖湘文化熏陶的春歌，十几岁来到贺兰山下，开始了军旅的磨炼，无师自通地传承了王昌龄、高适等历史上边塞诗人的爱国诗风。后来又来到西藏贡嘎援藏，面对震撼心灵的雪域，春歌进入了文学创作的丰收期，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出版了诗集《时光证词》。

《把春天捎上》《摆渡者》《错过》《挡不住》《海拔最高的牵挂》《草根画》……春歌这一时期的诗风有高原豪放之风，也有江南的婉约之气，透露着浓浓的家国情怀。以长诗《在高原的梦境里度过余生》为例，他以高原为镜，映照出生命的脆弱与坚韧，映照出诗人面对雪域高原大好河山和民族兄弟情谊的澎湃激情。“一颗心的海拔/可为一斗米矮三分/可比一座山高一米”，诗人用地理高度丈量精神维度。援藏者蜗牛一样盘旋在五千米海拔，盖牛羊棚的艰辛，红柳的热血，在冰雪中燃烧的意象形成张力。春歌不避讳生活的粗粗，“制氧的水熬成乡愁”将缺氧的窒息感转化为诗意的蒸馏，而妻子“枕上的泪花”与儿子“懊恼的青春痘”，让高原的辽阔成家书上一滴滴的重量……在援藏的神圣责任面前，个体与高原的宏大生命在诗句中达成和解。

从高原放歌到城市行吟

——浅评春歌的诗

章实平

从雪域返回城市后，春歌的诗歌风格有了明显的变化。曾经胆琴心的高原放歌者，变成了智慧的城市行吟诗人。回归城市的春歌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他一直思考一个问题：除了新闻报道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方式来记录这个城市？于是，他尝试用诗歌，来刻录城市的巨变和人间烟火。

在《城市向南》中，诗人站在湘江边，感受到南城发展大潮涌动，诗人歌咏——“城市向南，湘江扑面而来/站在湘江而上的船头/江涛与心涛一起澎湃/此刻的船头，仿佛锋利的犁铧/在心划出一道长长的波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湘江，用母亲的挚爱喂养每一个孩子”。

在《城市向北》中，诗人边走边吟，来到铜官窑吟道——“相约铜官，只为印证一首/烧制在瓷器上的，与爱相关的歌谣/我到达时，你还在路上/……命中注定的相遇，即使走过千山万水/你也会在在我的必经之路，默默守候/这种缘，叫前世有约/这种爱，叫相见恨晚”。由于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于是他的城市行吟才有了仓央嘉措的味道。

诗人来到城东，从二环路一路行吟到浏阳，在《城市向东》中，马王堆的夯土成为“翻开的史书”，漆木器与帛书的陈列构建出“朝代风情”的立体年轮。诗人设计了一场“辛追夫人”与蒙娜丽莎的跨文明对话，这种带有文化自信的比拟，是对这座千年古城的由衷钟情和赞美。

面对眼前不断变化的城市，诗人一路行走，一路评点。诗人没有简单地成为城市发展的传声筒和复印机。相反，诗人跳出市井的日常，将长沙的街巷和人生百态解构为现代文明的寓言剧场。

为什么春歌的诗受到了读者的喜爱和诗界的好评？研读春歌的诗，我们能看出其诗歌美学境界。

春歌的诗贵在真诚。他的诗没有花架子，写的是他对于生活的独特体验和生命的深刻感悟。从《诗经》的大雅颂，到汉唐金戈铁马的边塞诗……春歌的诗，既继承了我们民族“天下为怀”的大情怀，又有植根于人性的侠骨柔肠。诗人在《海拔最高的思念》中写道：“我已身在昌果/在三千四百米的山腰/留下今生海拔最高的牵挂/牵挂一座低矮的小石屋/牵挂一个寒碜的家/牵挂一位年近七旬的老汉/牵挂他们十六岁的儿子……/期待有一天/……捎回一个金榜题名的口讯/能让心头一热/放下这千山万水的牵挂……”这雪域高原海拔最高的思念是其人生的独特体验，真实感人。

春歌的诗富情趣又具理趣。《关山的烽烟》《江布拉克的麦茬》《一个人的旅途》《靖港古镇》《铜官窑》《大围山》……生动情趣与深刻理趣的有机结合，是其诗歌的特点。以《靖港古镇》为例：“漫步古镇/石板路上的每一块石头/仿佛一首诗的韵脚/走着走着/就到了唐朝/……/是你？/落魄的诗人/与落魄的歌手/他乡相遇/意外的惊喜/惊喜了琴弦/……/两位长者执手相看/喜极而泣/……/江湖很大，真情永不相忘/靖港很小，见证王朝的盛衰”。诗人来了一次历史的穿越，恍惚中遇到了唐朝安史之乱，目睹了诗人杜甫与艺人李龟年的相遇，言及王朝的兴衰，即便靖港这样偏远的小镇也能感知。诗人现场咏怀古人，表达历史沧桑之感。其表达是有情趣的，其意蕴是富理趣的。

春歌的诗追求形式的完美。在《城市向西》组诗的《爱晚亭》中写道——



原本是山行者的凉亭却成了一首诗的注脚

原本是园林艺术的小品却成了历史文化的丰碑

原本是岳麓山的插图却成了长沙城的封面

原本是城市的名片却成了游子的乡愁

爱晚亭是大家熟知的景物，自古至今歌咏它的诗人不计其数。春歌的《爱晚亭》，寥寥四句八句，格外传神。春歌的诗歌语言直白、凝练、富于张力；其诗的结构短、紧凑、跳跃性强；诗的意境传承了情与理的复合、交融、互补；春歌的诗力图继承传统诗歌的韵律之美，充分体现在《高原之上》《月亮之下》《千里之外》《人生之旅》等诗中。

诗歌的尽头是美学，是哲学，是境界。没有如此丰富的人生履历，没有如此勤修苦练的诗歌实践，是难以创作出如此共情共美的诗歌的。春歌的诗歌创作，始终是一场向天空的高度和泥土深处生长的精神远征。他是将湖湘文化的“家国情怀”与现代文明熔铸成诗性合金的炼金术士。这种合金的特质，使其成为诗歌版图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作者系南京大学全球人文研究院博士）